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自然与艺术的灵光辉映

西溪南

董建/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自然与艺术的灵光辉映

西溪南

董建\著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与艺术的灵光辉映——西溪南 / 董建著.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9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ISBN 7-81093-321-3

I. 自... II. 董... III. 乡村—艺术史—徽州区 IV. 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315 号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朱文根
副主任 汪大白 何 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勇虎	方光华	朱文根
朱万曙	汪良发	汪大白
汪昭义	何 峰	余治淮
吴兆民	胡时滨	洪少锋
倪国华	董 建	舒育玲

执行主编 何 峰

总 策 划 朱移山

总

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一方面，总是有新事物的出现冲击着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推动历史的进步；同时，这种推进的过程又并非回荡着温情脉脉的旋律，常常伴随的是生命的杀戮、善良的破碎和美好的毁灭；但是，以善和美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又是更高层次上真善美的统一。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它以其超稳定的结构形态缓慢前行，但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它又经受着或剧烈的争夺、或反复的跌宕、或死水微澜般的波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有限的变动，其外在和内在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的争斗；二是统治者自身的分裂；三是来自底层百姓的反抗。这三大因素的冲击时大时小、时急时缓、连绵不已。诚然，那些充满着血与火的呐喊呼号，最终湮灭在冰寂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刹那社会外在结构的巨大错动，迅速地也因汉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内致力同化而回归正轨，没能带来中国历史的焕然一新；但是，细观那一次次社会结构的风云激荡，其对社会某一阶层、或对个体命运的强力扭曲和扼杀，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心灵世界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激发的心灵蜕变，充实和丰富着历史的内涵；

并且，由这种心灵蜕变而爆发出的对生命更新的追求和创造，无疑又为外在历史的发展增添了多姿多彩。

发生在中国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起义和两宋之间的“靖康之乱”等，在撼动历史秩序的同时，给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衣冠巨族们以一次次沉重打击，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士族为避战火辗转南下。当时这些门阀制度下的权贵们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功名富贵、深宅大院而胡乱卷起一些细软、谱牒、书籍仓皇逃离世居乐土，顺着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向南，向南，渡过黄河，越过长江，再行几百里，方找到一处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脚喘息——这就是徽州。源源不断的中原士族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这苍翠浓郁的崇山峻岭之中。

徽州本是山越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中原士族们在清风拂面、碧水濯足后，必须面对现实重新考虑构建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的家园。痛苦反省无疑是他们思考的主调：为什么会失去列祖列宗的乐土？如何才能恢复逝去的光荣与梦想？士族们大多出身权贵、养尊处优、满腹经纶，由钟鸣鼎食坠至狼奔豕突，背井离乡，有大痛苦，更有大感悟。他们很快适应了现实，找到了对策：一是聚族而居，构建村落。生存是第一要务，必须让血缘宗亲合族而居，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天人合一理想风水宝地构建村落，既解决衣食之虞，又抵御客地的凶险，同时能福荫子孙。于是，胡姓建村于龙川、西递，汪姓择址于宏村，吴姓卜居于昌溪，罗姓定居于呈坎，曹姓立足于雄村，石姓落户于石家，倪氏扎根于渚口，江姓聚族于江村……他们所选择的皆为灵山秀水环抱，既适耕稼又合居住之地。二是重建宗法文化传统。再大的苦难也动摇不了这些饱读诗书的士族们对孔孟儒学的尊崇，必须让等级有序的宗法伦理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惟孝惟忠聪听祖考彝训，克勤克俭先知稼穡艰难”，“处世无欺，爱人以德，守分安贫，即是敬宗尊祖；持躬无助，任事惟成，明伦重道，便为孝子贤孙”。尊祖叙谱，敬宗建祠、修墓，睦

族互助赈济。这样，在每个村有高大威严的祠堂，祠堂中有先祖容像和祖宗牌位，并珍藏有完整的族谱；有周全的祭祀礼仪；还有严苛详尽的族规等来约束子孙，凝聚人心。三是强化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道德激励。生存是基本，制度是保障，发展是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儿孙不仅自己要出人头地，还要为家族挣得荣耀，获得皇朝的恩荣；而要达此目的，“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读书志在圣贤”，“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者得书利”，时刻牢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各个村落或建宏伟的书院，或利用简陋的塾室，延请饱学之士谆谆施教。宗族则“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二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虽族室之望，而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在徽州这块“辟陋一隅，险阻四塞”的土地上，不时可见“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的村落，并且“文风鼎盛”，“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那平和的炊烟、虔敬的香火和那琅琅的书声伴随着霏霏云雾在碧蓝的徽州上空一齐飘荡、升腾。

正是秉承着曾经历巨大人生落差、饱受痛楚的先人们生命深层激发出的坚韧顽强的变革自身的进取精神，再经过数百年相对宁静环境下不断地濡染、积淀、强化而升华，徽州儿孙们的辉煌犹如徽州漫山遍野的山花，年年季季灿烂开放——

一是“以才入仕”者多。自宋代科举成功至明清两代以至民国以后，徽州儒生通过公平竞争跻身上流社会者数不胜数，所谓“一科同郡两元”、“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四世一品”等等；徽州共走出过28位状元，出过17位宰相，这些都占全国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真可谓“名臣辈出”。二是“以文垂世”者多。像朱熹、戴震、胡适三位可称得上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巨擘；在政治、哲学、经济、文学、艺术、医学、科技、饮食、书画、雕刻、建筑、园林等领域名人灿若繁星。三是经商成功者众。从徽州大山中走出，顺着新安江等水流走向全国乃至日本、东南亚的无数徽州子孙，在盐、

木、茶、丝、药材、典当等项目的经营贸易中明清时期独领风骚数百年，从“扬州为徽州殖民地”、“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等说法，可见徽商实力之一斑。

一个个的硕儒、高官、巨商走出了徽州，走出了家乡父老的视野，但他们的根还在故乡，还扎在曾经哺育他们的村落中，家乡的水口、白墙黛瓦、街巷、古树、祠堂、天井、鸟语蝉鸣、儿时的伙伴，更有全体宗族的期盼的脸容仍历历在目。于是，他们把获得的恩宠和荣耀献给家乡，把金银财富捐输给家乡，把自己对同宗后辈的嘱托希冀题赠给家乡。这样，就给那些显得陈旧破落的一座座村落顿然注入了无限生机：一座座世科坊、“四世一品”坊、“进士”坊、“中书”坊、“贞节坊”和“恩荣”牌楼等高高竖立村前；宏村的浩繁的“牛形村”建筑体系、石家村的宏伟“棋盘”格局、呈坎精妙的“八卦”形三街二圳九十九巷等等都得到了彻底整治；渚口建起了气势恢宏的“一府六县”，敬爱堂、溥公祠、知本堂、东舒祠等等拔地而起，或被扩建、装饰得美轮美奂；桂枝书院、紫阳书院、竹山书院等气象万千；非园、果园、西园、东园、桃李园等游人如织，引得名人雅士似莺飞蝶舞般徜徉唱和；还有精美绝伦、寓意深刻的石雕、砖雕、木雕，以及语重心长的题额、楹联、格言，更是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后学者在“问渠书屋”、“凤游山书层”等潜心求索，能“抬头见扇（善）”、“步蟾”折桂，乘“祥云”升腾……

于是，承载着厚重历史期盼的一座座村落，因为她的子孙在现实中飞黄腾达，犹如画龙点睛般活灵活现；在漫长的期待中，祖辈们以他们的“尊崇天理”、“积善积德”、“惟勤惟俭”，精心地铸造着村落的灵魂，如今儿孙们不负厚望，不仅没让村魂丢失，而且又以自己的反哺，让村魂添具了时代的风采而更加鲜活跃动！

说村落是徽州社会的缩影，说村落是徽州人魂魄所系，说村落是徽州文化的博物馆，等等，丝毫也不为过；最本质的，在千年的峥嵘岁月中，村落是徽州文明得以灿烂演示的平台，同时在某程度上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精英文化得以演示的平台。



俱往矣。过去的村落今天只能称为“古村落”了，导演们都已作古，一幕幕鲜活的剧目变为“遗产”，一座座平台的原貌已经和正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很是高兴，《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了10本图文并茂的书稿，能够让我们进入沉睡的村落，在残存的遗物中触摸徽州祖先的脉动，梳理徽州文化的脉络；并且令人惊喜的是，探索者绝大多数也都沐浴着徽州文化成长，他们在情感上与徽州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同时眼光又是现代的。现代思维令他们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而较厚的素养又使得每本书的叙述深入浅出，活泼生动。

10本书，选择10个村落，10个村落选择徽州文化的10个侧面：写江村偏重于宗族文化演绎，写龙川偏重于名门望族溯源，写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风水选择，写西递偏重于徽商的精神世界追求，写呈坎偏重于解剖乡村社区结构，写昌溪着力发掘儒和商两种文化的互补，写雄村突出书院园林文化，写西溪南突出文学艺术尤其是书、画、刻帖艺术的流变，写渚口着重于聚落人文的发掘，写石家突出村落构建艺术的匠心。稍感不足的是，每一本书是较充分的，但我认为还有徽州文化的其他更多侧面大有文章可做，希望我们能继续深化、拓展，以充分展示徽州文化形成、发展和蜕变的全貌。

是为序。

汪良发

2005年9月于黄山学院

目 录

1	引 子
4	第一章 水闲明镜转 云绕画屏移
14	第二章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22	第三章 趋时鹭鸟思 藏镗盘龙形
29	第四章 千秋万岁后 谁知荣与辱
34	第五章 名园依绿水 野竹上青霄
49	第六章 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余情
55	第七章 步步寻往迹 有处特依依
66	第八章 何世无奇才 遗之在草泽
85	第九章 游仙半壁画 隐士一床书
90	第十章 言必是我言 字是古人字
100	第十一章 始知丹青笔 能夺造化功
115	第十二章 村村皆画本 处处有诗材
126	第十三章 鱼龙生意态 钩剑动铓辉
139	第十四章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144	尾 声



西溪南俯瞰

引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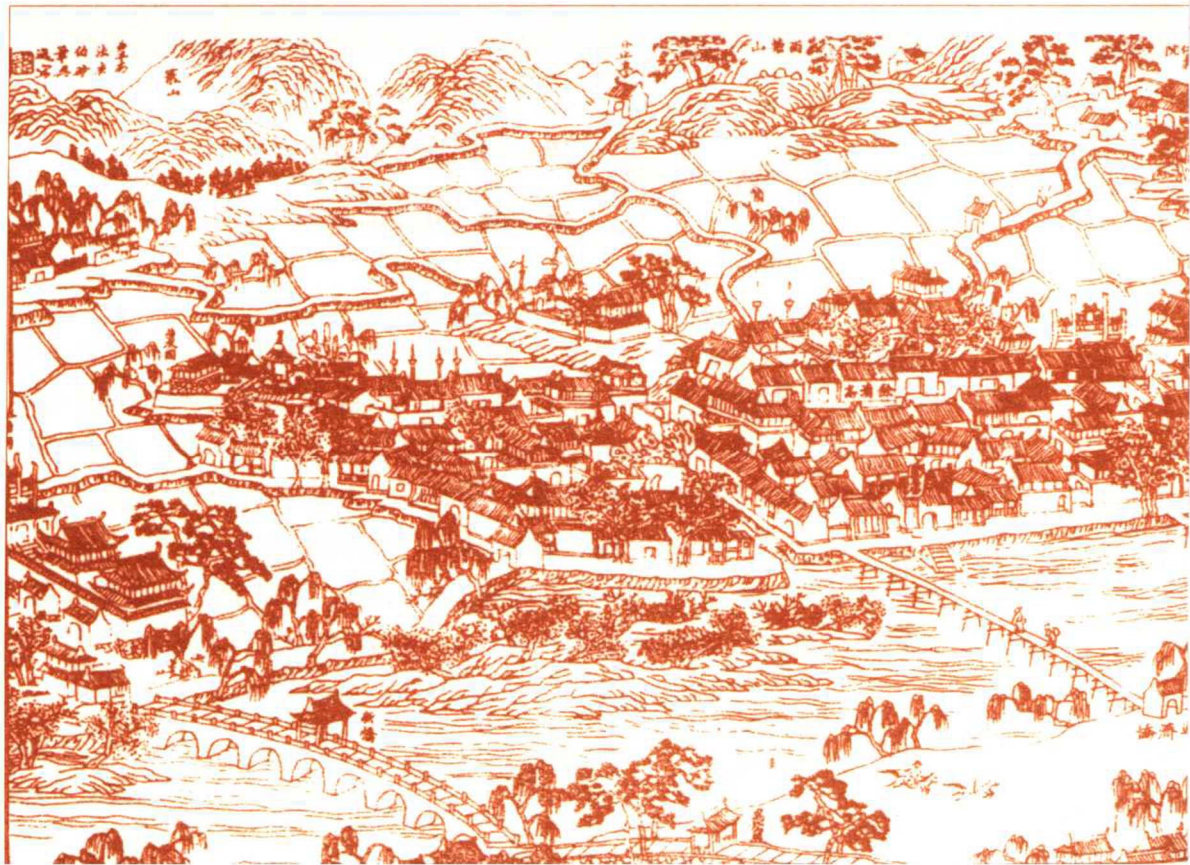
“乐水出黟山而东浙海，是为新安名川。其上两山合沓而中流，游者隘焉。入吾里而辟山之半，以瀼水之环。盖山不厌高，水不言讫，洋洋乎西南一大观也。临川而堵，诸宗别业在焉。半四方之贤豪，错处其间。或于此称孟尝门，或于彼可设雀罗；或长啸高歌与天籁会，或抱膝沉吟，唏嘘无聊，或扪虱而揣摩当世之务，以一试其奇；或酒颠茶董，白眼无人，不可一世；或仰视天、俯画地，剧谈六合内外，而杂以诙谑；或燃太乙之藜，订六书之讹，以自托于不朽；或拥异人、持禁方，仙仙乎丹砂金而旦暮安期生属也。阻水为楼，以岁时更献状于几席。春雨则濛濛滃滃，烟波隐现；夏则岫浓翠合，洪涨绿畴；秋则黄云丹叶，掩映晴江，湍毂生纹；冬则寒陵竞涌，风濂清浅，寸鳞米石，洞视无碍。日入则金竺倒影中流，如捧员峤。夜则渔火连绵，如星河秋而烂，昭昭其未央。

至于雪之霁、月之夕，长风之簌簌，无一而非趣者。

吾登临四顾，而石梁在望，势如长虹。群木林林总总，如濯蜀锦。其环绕不断，而或峻或衍、或陟或密者，灵金诸山耶。其倒插入汉岷而辄合者，天都、云门二高峰耶。其并峙南东而妩媚奔朝，若联骑张宸、若探头窥入者，其天马、石耳、黄罗、飞布诸山耶。其起自西北，而倏幻如长堞，如曳练，又如列仙拥旗盖相迎者，云气之骤变耶。徐听而声振林木者，两寺钟也。铿然若鸣玉、而危厉若哀弦者，湍声耶。鼓吹而西。旋复迴皇者，幔亭游而流连者耶。重以列肆错出，雅俗并驰，曲涧小桥，卖卜王生栖焉。绿阴丛中，酒旆摇摇，诸少年于此豪饮。夹水为径，广可方轨，则斗鸡、走马、技击、蹴鞠诸戏，群聚于斯，观者目不暇给。折而东出为柳洲阁，阁故以柳名。会岁稔，为宴人所戕，今其孙枝亦渐以茂矣。溪形如带，中成广莫，泞泥为桑田，积石为沙洲，芦花袅袅，网者钓者、刍者茹者、浴者风者、泝游洗者、折柳而赠者、班荆而饮者、击微波而戏者，不知凡几，若都市焉。沙中白鹭千群，时喙时饮，其海上之狎鸥欤。巨鱼数百，游泳澄潭，即游者数过不惊，若驯而习也。隔岸曲堤，桃李千章，春华时红白间错如绣。好鸟啾啾，如弄丝竹，连袂而过横桥者，肩相摩，较四时此为最矣。其东堤修且广，与石梁相接。杨柳成阴，桃李无言，花下成蹊，人与花争艳，侈丽逮前，而幽雅不啻过之。大都游闲公子，矜繁华者喜游观，即寂寞者时亦于此流憩，各任所好，无相嗤也。不佞雅慕江湖，窃愿探禹穴、涉龙门，遍足于三湘五湖之区，以雄吾生平壮游而不得，则眷怀故土，以为目前亦足快吾志者，而复十九在道。昔官吴兴，吴兴山水故佳，清容轩为胜，去官舍百步而遥。程书之暇，间一再临，则碧浪诸观，争睥睨上下，恍惚动吾乡思。顾独惜吴故老所传，如所谓文敏水晶宫者，徒寄慕于陆沉波荡之中，而犹幸吾里之再世而若新者，一凭栏而恍若在目也。因属左千兄绘图，而余为之记。”

上文出自明末丰南人吴士奇之《丰南溪山记》。许承尧编《歙事闲谭》，谓“吴士奇作《丰南溪山记》甚佳。余一字不忍删节，为备录之。因歙西各村，村村入画，观丰南可想见其他也”。我读其文，深有同感，亦不嫌冗长，抄录卷前，所谓“奇文共欣赏”。吴士奇描写的是明末清初时的丰南，吴左干的绘图已失传，但康熙间吴逸（注：吴逸字疏林，歙县向杲人，工山水仕女）画的丰南图现在还有印刷品，丰南的繁华于此图可见一斑。另外，我还读过明代祝枝山写的《溪南八景》诗及清代石涛根据祝诗诗意绘制的《溪南八景图》，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的丰南又是什么样子，那些奇景妙境还存在吗？好奇心促使我打点行囊，走进探寻古今。

丰南图





外河

第一章 水闲明镜转 云绕画屏移

“丰南隶歙之西乡，一称丰溪，俗称溪南，又称西溪南……因处丰乐水之南而得名曰丰南焉”。该村吴氏自始祖宣议郎光公从唐懿宗咸通元年迁徙到此，算来已有近1200年的历史。西溪南位于黄山南麓，新安江上游、丰乐河畔，原为歙西一大重镇，1988年起隶属于黄山市徽州区（岩寺）管辖，为西溪南镇政府所在地。从岩寺至西溪南约5公里，车行不久，可见丰乐河。关于丰乐河，洪憭庵（名玉图，歙洪源人）著《歙问》谓：歙县之水总为五支，分别为杨之水、布射、富资、练溪、丰乐。其

言丰乐水云：“西出黟山，南迤于曹阮诸溪，过仙人台，入昌渴，汇于状元潭，又溢于吕渴，入练溪焉。凡兹五支，悉潴于渔梁，注于歙浦，是曰渐江。合休、婺、黟、祁四水同为新安江。”《歙事闲谭》“丰浦乡”一条最为言简意赅：“今歙西境之水，出黄山而经郡城者，名丰乐水，又曰丰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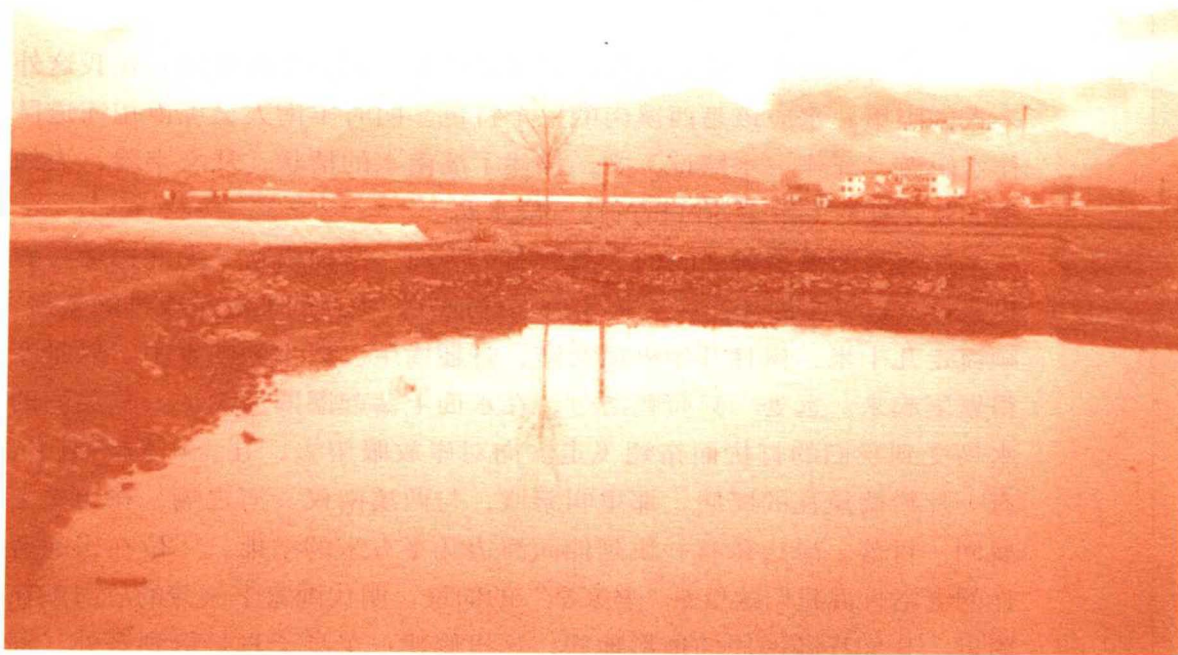
大约乘十几分钟汽车，过了芋家山，眼帘中出现了一大一小两座石拱古桥，村民说到了这座桥也就到了西溪南村口了。大一点的桥名叫“通济桥”，十一孔，建于明朝嘉靖年间，里人吴自安捐资建造，吴继隆有记：“丰乐溪会五溪以下桐江，时雨连旬则水如巨洪。里人吴克己氏捐资倡众度溪为桥，延袤凡百余丈，横阔三丈，疏通凡十一洞。请名于郡守林侯山，题榜‘通济’……”桥下原有放生池，康熙三十七年（1698）里人吴孟龙等立有禁碑。通济桥本有桥亭，俗称龙王亭。另有通济桥祠，旧志说祀司桥土地、水府龙神。但是我们从吴逸画的丰南图来看，通济桥是指另一座木桥，而现在被称作通济桥的桥叫做新桥，桥中有一亭。小桥三孔，不知其名也不知修建的年代。民国吴吉祐拟名“三洞桥”。我们第一次到西溪南正临春节，河水几近干涸，从河床现状看，春夏之季

通济桥



河水也不会太深。然而一位村民说在三四十年前，这条河里是可以放木排的。后来我知道西溪南人称这条河为外河，它流向东方，在岩寺与丰乐河汇成一股。

《丰南志》载西溪南疆界“东尽高湖至芝黄界，又尽吕公塌、卸水闸至余家山；南尽唐朔社至长林界，又尽黄柏坦至长龄桥界；西尽郑村林至石桥界，又尽朱山至竦塘界，又尽麻石坑至过塘坞界；北尽圩塍头至江祈界，又尽虹彩桥。北至莘墟界”。按旧都鄙，古歙“唐立十六乡，每乡之里五，凡八十里，五代及宋因之。县西曰中鹄乡，厥里五，曰礼教、迁桥、长林、醴泉、清烈。元明于附郭立关隅八，于各乡立都三十有七……清时乡沿宋制，都沿明制，而图时有析而增编者”。汪道昆《太函集·曲水园记》中有一段关于明末西溪南的描写：“丰乐水出黄山，东行百里而近，水浸深广。其上则诸吴千室之聚，里名溪南。左黄罗、右金竺，盖新都隩区也。里南良田千亩，里人呼杨柳干……”现在的西溪南乡面积为7平方公里，东至芝篁，南至长林，西至石桥，北至松明山、西山、塘贝。西溪南虽然地处皖南山区，因系盆地地貌，方圆几十里一马平川，可称古歙境内第一平原。现人口约5000人，农业人口人平均年收入近3000元。西溪南乡在黄山市曾有几个第一：水系第一、庭院经济第一、花卉盆景第一、养蜂业第一。养蜂业是上个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产业。近年达到了鼎盛期，成了西溪南支柱产业。在西溪南的许多院落里、旷野中都可发现大量的蜂箱，春暖花开之时，多达1万多群蜜蜂上下飞舞，何等壮观。在粮食生产上，西溪南曾是歙县产粮第一村，这和西溪南的平原地貌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至为重要的一点是西溪南溪泉众多，水源充沛，有着优越的农田灌溉水系。西溪南有三条古老的水系，当地人分别称做条塌、垅塌和雷塌。现在的条塌由南边绕村而过，垅塌、雷塌则穿越村庄。三塌均为人工水系，这些水常年不衰，灌溉、滋润着西溪南的农田，给村民带来富足和丰收，后人当饮水思源。



金竺山远眺

穿过西溪南村的雷、陇二碣，基本为暗渠，只在几处是露天的，并设有埠头，供村人浣洗。由于洗涤的缘故，水有点浑浊，听村民讲以前渠里是有许多鱼的。歙西这一带过去曾特产鳊鱼、鳗鲡、水螺（名清水螺干）等，但这些水族在今天已消失殆尽了。我逆水走到村外，抬头望去，那远处流来的水还是非常清净的。金竺、天马、黄罗、石耳、飞布、灵金诸山峰，周遭密布，远峙数十里外，是那样的青翠，西溪南真是崇山环绕、丰水潏洄，没有被人类污染的大自然是多么的美妙、清纯！从汪印苔《歙浦余辉录》中记有一个关于徽州水的故事可见一斑：明嘉靖进士第一名、吏部尚书申时行归吴后，来游新安，造访曾同朝为官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许文穆，专门带上数百瓮号称“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水以便饮用。舟抵歙浦，申时行见江水澄澈，潭不掩鳞，便自嘲道：“新安到处是惠泉。我真是多此一举。”随即吩咐随从将瓮中水全部倒掉。